

# 春节感想

○食品学院 周子晗

随着严冬到来，春节也慢慢近了。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中国人心里，大抵是没有比过年更大的事了。小时候，春节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期待，我们总是掰着指头数日子，盼着春节的到来。从腊月到正月，都有数不尽的乐子。而过年从来都是家里的大工程，要大扫除，要备年货，要换新，年前的那一个月总是忙碌而有盼头的。

按照习俗，传统的年在农历初一，而腊月二十四，家里人就开始迎新春的第一项准备——大扫除。依稀记得小时候，总是还不到时间母亲便催着我和父亲做卫生。大家各自负责一块区域，擦玻璃的、抹柜子的、打扬尘的……大家在一起热闹闹腾的，扫去晦气，扫去霉运，辞旧迎新。这期间母亲都会不停地从超市或是集市上买来各种各样平时不常吃的零食水果，小孩子脾性的我总要趁母亲不在家偷吃许多。自以为是地觉得母亲当然不会知道，殊不知零食的垃圾袋子都是母亲丢的。父亲也会去各处搜罗过年的吃食，买上十几斤腊肠，再购个几十斤牛羊肉和排骨。我们当地还有个过年必备项目——做肉糕。这是家乡这边的特色菜，每个当地人年都要去买上几个蒸格的肉糕用来招待客人。我们家则是会在自家的院子里用大蒸格，烧上柴火亲自制作这个特别的年货。



## 藏匿的年味

○食品学院 韩庆瑶

近些年来，许多人谈起过年，不由地感慨：“现在的春节没有年味了。”那除夕夜的年味去往何地了呢？”我想它是悄悄躲藏于角落一隅，兀自伤心，黯然伤神了吧。人们说，缘由是春节联欢晚会年年不似当年，城市禁燃令下……如此种种，都成为控诉的桩桩例证。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并非如此。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个新春，都是崭新的开始，一切都是幸福安康的景象，其乐融融，大家欢聚一堂，喜迎新春的氛围洋溢四周，温和地擦去旧岁的疲惫辛劳，抚慰每一缕受挫孤寂的灵魂。

虽说如今除夕夜的选择琳琅满目，守在春晚前的观众日渐减少，但是我们中国人对春节的习俗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更何况春晚与我们而言不过短短几十年。就我自身来说，春晚早于我诞生，每一年除夕它都伴我左右，是一场囊括了小品、相声、歌曲以及舞蹈的精彩汇演，但它也仅仅是酒足饭饱后的消遣与娱乐。由此看来，春晚并非年味隐匿的重要原因。

也有一些部分人将年味不浓的原因归结为国家的烟花爆竹禁放令，认为初衷是好的，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实际上，春节燃放爆竹的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神异经》里说到，“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热，名曰山魈。以竹火挂燥，而山魈惊惧。”《荆楚岁时记》中也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噼噼啪啪的响声既是古人驱瘟逐邪、渴望平安的寄托，也是辞旧迎新、表达喜庆心情的方式。现如今，虽然大多数城市都在严格执行禁令，但在不少农村地区，过年燃放烟花爆竹仍然是孩子们的一大趣事。况且，春节回家，纵情乡野村间，返璞归真，于阡陌中去往祭祀之处，仍是我们无法割舍的乡愁。

究其根本，年味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专心于外物，而忽略了身边人，不知不觉得彼此的交往不过尔尔。仔细想想如今的生活场景，当和朋友聚在一起时，除了吃饭，你是否便是在玩手机，是否已经鲜少放下手机，是否不再认真地聊天。我叹其可悲，因为从以前就走过一遭，到头来发觉，思想匮乏，浅薄无知，自己的思维被过度娱乐化操纵。

试想一下，当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时，你们畅聊着奇闻异事，管它如何怪诞离奇，笑别去年的八九不如意，大人在们在当前品茗叙旧，孩童们在院中奔跑嬉戏，年夜饭热气腾腾，烟雾弥漫在座所有人的脸颊，衬着小孩红彤彤的，汇聚成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窗外的飞雪悄然飘落，氤氲成点点小珠，在不经意间滋润我们的心田，抚慰我们的愁绪，带给我们新的一年温暖与期待。这便是年味，销声匿迹的春节氛围便在此刻化作实物，化作我们每一个人，化作我们每一句话，化作千千万万。

诸位，我们多久没有抬头看看今晚的夜色，多久没有低头丈量脚下的土地，同时度量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其实年味一直不在于外物，而取决于我们自身，藏匿的不是年味，而是我们。

今晚夜色幽幽，星斗灼灼，我却越过起伏的雪山脊，听见那久远的爆竹声，看见隐约的万家灯火……

# 年味

○外语学院 刘金灿

牛去虎来，这是一次特殊的年轮交接，它一头接续着即将挥就的百年史诗，一头开启了第二个百年的壮丽蓝图。2021年是奋斗的一年，收获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迎来了许多高光时刻，有建党百年的理想之光，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幸福之光，有科技创新的智慧之光，还有奥运健儿的拼搏之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到“回顾2021年，在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的，感悟到的，中国，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这里有可亲可敬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发展，有赓续传承的事业。”

伴随着冬天的到来，雪花的纷飞，过年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月是家乡明，节是家乡亲。春节被中国人视作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腊月三十的守夜，正月初的拜年……像一幅美丽的画卷深深地刻画在我的心里。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华儿女，有中华儿女的地方就有春节。放眼中华大地，举目五洲四海，世界各地都有春节的踪影。春节正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让我们走近春节，感受它的欢乐，品尝它的年味。

年的味道，是烟花爆竹的味道。传说中，年是一只凶猛骇人的怪物。每到除夕夜，人们就会点燃鞭炮驱赶它。除夕夜的零点，人们会不约而同地点燃烟火，城市的上空会绽放着火树银花，烟雾弥漫在空气中，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像一根根离弦的箭，在空中飞扬着，闪着晶莹的火花。那是流银般的月光，是倾泻而下的星河，更是东风夜放花千树里的年味。

年的味道，是家常便饭的味道。除夕的年夜饭，是辛苦忙碌一年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团圆饭，有着祈福未来，迎接新年的特殊意义。腊月三十那天，每家每户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到了晚上，席面上鱼肉珍馐，花色繁多：清蒸鲈鱼代表着年年有余，水煮汤圆代表着团团圆圆，辣炒年糕代表着节节升高……饭菜里蕴含着人们对来年的美好希冀，碗筷碰撞中满是亲人团聚的欢欣。

年的味道，是幸福快乐，喜气洋洋的味道。它是一句真诚的祝福，它是久别重逢后的一杯酒，它是家家户户门前的春联，不用太繁华，不用太复杂，年味就是平凡、真心和相互牵挂。年味，是“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万象更新的景象，是“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热闹非凡的气氛，是“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其乐融融的温馨……

或许在疫情下的今天，我们不再看到璀璨夺目的烟花，不再听到喜庆热闹的鞭炮声，不再与亲人一起吃年夜饭，年味随着时代的变化被重新定义。但是，五千年来亘古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心似箭，心向团圆的一片赤诚。

沧桑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亲情。年味，承载着无数情感，哺育着无数疲惫的心灵，它是每一个中国人埋藏在心底最无法割舍的情丝。

日子慢慢熬到大年三十，家乡的习俗团圆饭都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大家都会早早起床，各显身手拿出这一年厨艺的最高水平，备上一道好菜。随着窗外烟花爆竹声响起，我们旧年的最后一天便开始了。傍晚天黑前，父亲会背着梯子带上我们去给大门贴春联。姐姐扶梯子，我递胶布和对联，父亲则爬上梯子为新的一年贴上新的祝福。吃过晚饭，大家或在沙发上聊春晚，或聚在家族群里抢红包，或围在茶几前斗上几盘地主消磨时间。母亲则会早早炖上一锅鲜香的鸡汤，为守岁做准备。接近凌晨十二点，大家一起倒计时迎接新的一年。窗外的烟花随之绽放，五颜六色的祝福射向天空，这是新一年的开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高光时刻。喝完一碗暖暖的鸡汤，收下父亲给的压岁钱，待到烟花散去再美美地睡上一觉，这热闹而又温馨的一幕幕汇成了我多彩的童年记忆。

大年初一更是热闹。大家都穿上美美的新衣，轮番前往邻里乡亲的家里拜年，祝福的话语萦绕左右，开心与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每次我都会特意穿上有帽兜的衣服随着母亲挨家挨户拜年，回来时必然是满满一兜糖果饼干。下午，母亲去了亲戚家，这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自由的时间，我们或一起上街游逛，或约着去电影院看贺岁片，充实且满足。初二，亲戚们上门拜

年，除了帮家里打下手，我还是继续去玩。而过了玩乐的初五初六，我就该在家待兮兮地赶寒假作业了，没有经历熬夜赶作业的童年绝不是完整的童年。初七初八，大人们也相继出门继续工作。至此，“年”这个忙碌的节日就算过完了。

我一路长大的这些年，城市禁鞭，流行团拜。虽然年味越来越淡了，但团圆的意义却更浓重了。大家都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事业学业，各自去了远方奔波。除却“年”，再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那个寒冷的冬天，突如其来疫情将每个人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犹记得2020年的春节，我的姐姐在武汉工作，在武汉封城的前一天，她幸运地赶回了家。在这场世界与病毒的博弈中，中国人民在家中度过了最为漫长的春节。虽然疫情的阴霾时刻笼罩，但全家人紧紧相依，不再忙于生计，不再忙于学业，倒也成了人生中弥足珍贵的一段回忆。

一年又一年，疫情的不可控让我们变得战战兢兢，“年”似乎逐渐走远了，团聚好像也越来越不那么确定了。但俗话说得好，心中有家，在哪里都会有家。就算这段时间未能实现与亲人、与挚友相聚的大团圆，至少我们也能在这段时间细细思量，渐渐平衡内心的小团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人团圆。

# 岁岁白驹过，年味心间留

○食品学院 龚欣怡

人们的记忆是可以被嗅觉和味觉承载的。每过年关，只要闻到周围有人剥砂糖橘，我便涌出些许过年的欣喜——大抵是小时候深冬常在电暖扇上烤橘子的缘故。小小的砂糖橘一瓣瓣剥开来，圆鼓鼓地斜放在电暖扇的铁丝制罩上，烤完一面翻另一面，直到甜美的气味扯断其他的思绪。烤好的小橘子外表是热的、脆的，咬到里面是柔软又有些凉丝丝的口感，等吃完一抬头，看见窗外挂满街头的红灯笼，拍手上的白色橘络起身，却发现头发不知什么时候被烤焦了一缕。

我所贪恋的年味大多是烤橘子这种无关紧要的仪式感。

比如备年货。“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之后，便早早地办了阳历开始记阴历，数着日子等到腊月二十三正式筹备年货。这时候回到老家，处处都混杂着腥膻味和卤香。院子里拴着两只上蹿下跳的公鸡，平时洗衣服的大盆挤挨挨地盛满了我叫不上名字的鱼，过一会儿这些食材就会在外婆的魔法中变成一盆盆金黄的炸鱼，溢浆的糖醋，酥脆的鸡肉……随着雪白的馒头、方正的豆腐干一起，整整齐齐码在铺过报纸的竹篮中。其实这些东西我并不都爱吃。但就是爱着满满当当的竹筐被抬出来，看旧报纸被凉掉的油浸出不规则的半透明晕染，隔着菜里的雾气回味一年的香浓。

再比如放烟火。等远方暮色渐浓，空气中的硫磺味和烟尘还未散尽，年节的盛宴在碗筷叮咚中开幕，长辈

们举杯互敬苏酒，欢声笑语中饱含对来年的美好期许。而夜晚便是小孩子的天下，群童手中的一盏盏彩灯收尽了祥云五色荧煌炫转，远远地望只见高高低低，五颜六色，飞旋流转，争奇夺艳，平日如练的素月也都黯然失色。没有耐性的孩子早就抱着一大箱烟花跑到空旷的街上放着玩，漫天的烟花时起时落。我从门口探头望，像是一簇簇飞花，一团团流云，像是那闪闪发光的星星都从天河里飞溅下来。

不过这些美好的场景，这几年很难见到了。三年前，小镇子响应政策开始禁止燃放烟花鞭炮了。因为疫情，两年前的春节，更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记得那年我独自走上街道，曲卷的树枝嵌入冷森森的天幕中，街上平常应有的喧扰声早都消沉，寂静得仿佛能听见远处湖面结冰的声音。去年大家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能回来，年夜饭甚至坐不满一桌，年就这样淡淡地走了过去——没有守夜，没有烟火，也没有了烤橘子。我永远都忘不了我攒了整整两年期的期待，与怔怔撕下日历时的茫然无措。

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我有时会感慨年味早在似水流年的荡涤下随波远去，春晚愈发得索然无味，耳边也少有噼啪作响的鞭炮声。“二十九，去打酒，大年三十捏饺子”的习俗也被抢光的过年准则遮掩，甚至连烤橘子的电暖扇也因为年老而被卖给了废品铺，印象中琐碎的美好似乎都变得不复存在。

# 旧岁迎新日，情思系故乡

○外语学院 邱文婷

儿提时总是盼望者快点长大，所以辞旧迎新的春节便成了我最期待的日子。春节，是一个与乡愁和血脉亲情密切相关的日子。因此年味与乡愁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像是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找寻他们的足迹，赓续旧时的传统，而那些传统的仪式和规矩中充满了敬畏与守望的意味。我们感恩生养我们的华夏大地，感恩先辈的胼手胝足，感恩母亲带给我们的生命与培育。

随着日子一天天向年尾跑去，天气开始逐渐转凉。夹杂着湿润水汽的冷风吹过脖颈，将我的思绪拉回往年的春节。我记得街坊邻居早早开始为过年做起了准备，淡淡的香味在街道上空久久盘旋，不愿散去。就像汪曾祺所言，“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而一顿热热闹闹、团圆圆的家宴就成了春节的灵魂所在。我们家也不例外。我和弟弟总会围在锅旁睁大眼睛看着母亲挥动铲子，垂涎欲滴。而母亲适时地在我们耳边唱起童谣：“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这个时候好像今年所有的焦虑都变得不重要了。

一家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我一年到头最快乐的时刻。父亲磕着瓜子，母亲拿来一些坚果和糕点分给我和弟弟，然后我们盖着暖和的毯子，总觉得屋子里弥漫的空气都是甜滋滋的。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只想像小熊玩偶一样好好地抱拥，跟家人一起吃热腾腾的火锅，一起在冰冷的世界里做火热的事，这大概就是我记忆里无法磨灭的年味。

我想春节不仅对于我们而言是特别的，它大抵也是每个华侨心中最珍视的节日，是每个海外华人同祖国最紧密的连接。我儿时的挚友因父母工作原因，远赴澳大利亚，但每年年末我们都会进行视频通话，等待烟花在天空中绽开的时刻，等待新年的钟声在倒数中敲响，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春节的每时每刻，都在诞生动人的故事。在烟花下相识相知的人们慢慢成长、成熟，最终老去。即使他们放弃如初的烟花，天空中倒映出的依然是他们如初的模样。所

以，我想“烟花易逝，人情长存”；我想“色彩易散，人情永恒”。我想每个华夏儿女都能在烟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灿烂。而儿时天空绚丽绽放的，属于故乡的独特的桔梗花式样的烟火，即是须臾，亦是永恒。我深知它转瞬即逝，却依然在我心中经久不衰。因为这是故乡的日记，永远深埋在我心底。

我还记得年少时，我总是想往外跑。我总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属于大城市的，想去很远的地方，想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以为外面的世界会不一样。或许这是因为所有人的十七八岁都是一往无前，都带着无所畏惧的力量，去憧憬人间烟火的浪漫和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就造就了跨省市大军数量日渐壮大，每当春节将近，城乡间的大迁徙就会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旋律。从归家团圆到节后返程，团聚与乡愁是连接春节间聚散的两端。

长大后，我也离开了家乡。当我真正为了生存和理想不得不背井离乡时，当我真正成为跨省市生存大军的一员时，当漂泊和乡愁真正地成为了我的命运时，我却总想回家看看，去看看那个我只有逢春节才能够回去的地方。而现在的我只能利用寥寥数日假期，让生命在亲人的团聚间得以短暂地停靠。明年的春节对我而言变得更加珍贵了，可不知为何年味却不如以前浓了，所以儿时的春节也便成为了我永远回不去的童年与乡愁。

我还记得那年习总书记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所以我偶尔也会想起从前那个喜欢虚张声势的少年，和芸芸众生也没什么不同。暮色里的江边一晃而过，和记忆里的夏天短暫重合，又很快散去，儿时的梦想终究褪色荒芜。

长大的春节，记忆最深的便只剩下那节火车车厢，那是我与父母的车厢，是老人与小孩的车厢，是离别与乡愁的车厢。如今的我早已完成了少年时的梦想，而少年仿佛已成梦想。

又是一年过年时，好在时间从未消失，思念不曾退却，它化身成记忆，被我们融进骨血，被我们随身携带，无法剥离，好让我们对未来始终有所憧憬和期盼。

# “新”年

○动科学院 易嘉惠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记忆中，新的一年从清晨一阵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开启。大年初一，暖暖的阳光斜射在每一个陆陆续续走出家门的“新人”身上，大家精神饱满、笑容满面，穿着美美的新衣迎接新的一年……

“新年新气象，大家在忙碌中感受幸福。在我的老家，年三十的下午，村里的人便开始张罗过大年初一的准备工作。一家老老小小都出动，上至八九岁的姥姥，下至刚出生不满百天的曾孙儿辈，张罗着贴春联、贴福字、祭祖、上坟等大大小小的事情。瞧，那家的爷爷背着手仔细端详着孙子递过来的“新”春联，就连老花镜都戴上了。“嗯，这个应该是在左边，这个应该是在右边。”“唉，不对，歪了歪了，左边一点点，好像是正的，你快过来看看……”“到福到福，这福呀，要倒着贴才对！”家家户户的热闹声不绝于耳。

新年是温馨的，大家在团圆中体味快乐。一缕缕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坐在灶台前边添柴火边烤糍粑。奶奶在灶台上忙活着，招呼着祭祖的饭菜和年夜饭。糍粑烤得软糯糯的，外表皮还有一些硬壳，可不香嘞。“灶里还有火吗？”奶奶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呀，我一惊，这不，专心专意烤糍粑，竟忘记添柴火了。我嘿嘿一笑，挠挠头说：“啊，烤糍粑忘了，忘记添柴火了，现在就添。”“你呀！”奶奶笑着摇摇头，一边拿着锅铲，一边看向灶台里面，“把火大点，这菜呀，得大火炒。”“收到收到！”我一边应着奶奶，一边手脚不敢停下添着柴火，生怕这年夜饭毁在了我这火技术上。要说年三十我最期待什么，那当然就属吃年夜饭和吃完年夜饭后的烟花炮竹项目了。年夜饭桌上属实是八卦的最好时候。一家子人，平常不在家的姐姐、弟弟们，住在另一个市的姑姑奶奶，聊起来一茬接着一茬，我听着可谓是精彩绝伦、妙不可言。爷爷奶奶坐在上堂，看着一屋子的晚辈们，幸福和满足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犹记得2020年的新年，我们都度过了一个从未经历、终身难忘的“新”年。一切新年的准备都如常进行，但就是少了些不绝于耳的欢笑，少了些来去匆匆返乡的人群，少了些走亲访友的热闹，每个人脸上多了一副口罩，村里大喇叭的广播声多了，路边临时架起的栅栏也多了。往年热闹的新年不见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没有回来，远在别处的亲人没有回来，村里只有寥寥数人，我家的年夜饭也格外冷清，原本的一大家子人变成了四五个人。这一年的年夜饭我们吃得格外快，饭后爸爸妈妈还叮嘱爷爷奶奶要早点睡，保重身体。家里的亲人都担心各自的健康，纷纷在社群里呼吁大家必要不要外出，有发热症状要及时上报，及时就医。这一个“新”年，我们有了“新”的过年体验。虽然少了亲人欢聚一堂的开怀，少了走街串巷的热闹，但我们却收获了“新”的感受：来自白衣天使的默默守护，来自社群里一个个接一个的温馨提示，亲人间隔着电话的真切关心，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共抗疫情的信心与决心……无不让我们感动，无不让我们热泪盈眶。这个“新”年，我们经历了悲喜，经历离别，度过了人生中最长的寒假，给了父母更多的陪伴，这是个别样的“新”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2022年的新年已经缓缓向我们走来。”在这个新年里，我们又会有怎样的“新”体验、“新”收获呢？让我们共同期待，一起经历，用我们的方式讲述我们不一样的新年故事……